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石口(下)

吃完饭,已到后半晌。老猫打开箱子,取出两半袋银洋,扎好口子,放在炕上。陆野说:“老猫,银洋你们拿走,粮食分给穷人。”

老猫斜着眼看了一眼陆野,慢腾腾地说:“我们还有二十来个人,每人扛一袋,剩下的你们分去。”

“你们拿走两半袋银洋,可只能买二十来袋粮食。依我看,紫荆山驻地离这儿不近,你们就轻轻松松拿上银洋回去,就近买粮食。李财主家的粮食留下分给穷人。”

“我们不仅要银钱,还要粮食。”

“如果我们不救你们,恐怕是甚也得不到。”

史老大说:“陆野他们不但救了我们,还送给我们好枪。这一次,我们只拿银洋就行了,粮食就由陆野他们处置吧!”

老猫不高兴地说了:“既然大当家的说了,这个面子就给了你们吧。”

陆野笑笑说:“老猫不要有意见,你不是说给了冲锋枪就全听史当家的话吗?”

老猫漫不经心地笑着说:“是这么说的!如今和将来都一样,凡是我说了的都算数。”

“那李财主家的粮食就全分给穷人了。”

“分去吧,我没意见。”

史老大见过陆野,带着队伍向紫荆山出发。

陆野和他带的二十来个队员搬出李财主家粮食,让李财主家做饭的李秋心吆喝来村里的穷人,说是分粮,好多人不信,来时大多没带装粮用具,都是来探探虚实。

陆野走到人群中问:“我们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专打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让大家分粮,来时为甚不带工具?”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说:“自古道,良民百姓要交皇粮国税,可这老天给穷人下白面的好事从没听说。”

“老大爷,你过去看看那三四十条袋子里装的是不是粮食?”

老人蹒跚着走到粮袋跟前,用手揣揣捏捏,自言自语道:“是粮食,货真价实的粮食。不过,这粮食可是李财主家的,与我们穷人无关?”

“这粮食已没收,全部分给穷人。”

“不敢要,要了恐怕李财主算后账。”

“不怕,李财主现在已逃跑,他哪知道是谁拿了他家粮食。何况你们是和游击队领的,与他何干。”

野鸽子拍拍腰里的盒子枪说:“大爷,您就放心地领吧,李财主如果敢和人们算后账,我们下次来要他的狗命。”

李忠良把半袋麦子放到老大爷肩上,老大爷眼噙泪花,激动地握着李忠良的手说:“游击队就是我们的天。”

陆野说:“大爷,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天。”

陆野说:“我们现在成立石口村农会,由李秋心担任农会主席,领导大家同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斗争,你们同意不?”

众人一哇声喊叫:“同意。”

陆野说着从三个队员手里拿出两支小马枪和一支刚缴获的六五步枪递给李秋心说:“此后,你要带领大家保卫胜利成果,同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逐步扩大到周边村,号召大家起来同反动势力斗争。”

李秋心接过枪,把小马枪交给身边的两个年轻人,自己背着六五步枪。陆野当下教会他们打枪。李秋心站在土坎台上说:“乡亲们,我们现在有武装来保卫大家了。你们放心领粮,李财主要与谁过不去,我们的枪就与他过不去。”

众人见大爷领走了粮食,李秋心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也背上了枪,纷纷挤到粮垛跟前分粮。不一会,三四十袋粮食就全部分完。

后半晌,陆野整理好队伍,向驻地辛庄走去。

牺牲带

(小说连载16)

□ 白占全

暖泉(上)

堪,他边说边往炕上躺,身子一挨铺盖就呼呼入睡。

陆野一觉醒来就闻见饭香,嗔怪地说:“钟林,怎不早点叫我?”

白钟林淡淡地笑笑说:“看你睡得那么香,不忍心打扰你,还不是想让你多睡会。”

陆野噌地坐起来说:“队员们起来了没有?”

“起来了。我替你叫醒了。看来人们都累了,叫醒也躺在炕上打着哈欠,不想起来。”

“昨天到石口打了来回,太远了,走得人的骨头能散了架。”

“肯定累了,要么今天就不用去了,休息一天,明天再去。”

“使不得,今天必须出发。时间不等人啊!”

陆野说着穿好衣服,到窑里叫起他的那一组人,又到窑外喊起野鸽子,野鸽子穿好衣服,打着哈欠升着懒腰,从窑里走到门外,拧了拧有些僵直的脖子,撒着娇说:“全怪你,打扰了妹子的好梦。”

陆野说:“快叫你的那几个人起床,吃了饭马上出发。”

“陆野哥,快累死了。今天不能休息吗?”

陆野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快点叫人去。”

野鸽子走到她那组人住的窑洞袭门捣窗,叫起熟睡的人到厨房吃饭。此时,陆野他们已经吃过了早饭,正在整理行装。野鸽子催促她带的那几个人盛饭吃饭,她自己也盛了一碗汤面,拿了半片子窝头,蹲在院子里吃了起来。吃完饭,陆野的这一组人长枪全部更换成缴获来的新枪,李忠良和野鸽子一人带了一把冲锋枪。

陆野说:“野鸽子,冲锋枪你只能带到暖泉。到暖泉安顿好工作,我就得带三四个人去柳林镇,去柳林镇是不能公开带枪的,连手枪我们也得别在腰里隐蔽起来,不能让人看见,何况是冲锋枪呢?”

野鸽子说:“现在我带着,让我也威风威风。如要去柳林镇,我就交给其他弟兄们带,你看如何?”

“使得。”

整理好行装,陆野一行人马出辛庄,走西交子、疙瘩上,穿越上顶山密林,过凤尾、深塬,到达中阳南部小镇暖泉。

暖泉大地主刘鳌海听说游击队没收了上桥两家财主的钱粮,当天晚上就勾结暖泉几家财主,藏匿钱粮,并成立了联合护卫队,在民间购买了四支猎枪,一旦一家有事,护卫队一面出手保护,一面负责向就近的巡缉队报信。

陆野他们一路行进一路打问镇里的情况,得知镇里有个大财主叫刘鳌海,平时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且勾结镇里几家财主,企图对付游击队。游击队一到镇子,首先包围了刘鳌海住宅,刘鳌海的两个护卫队员各打出了一枪火药铁砂作为报信,游击队员躲开铁砂,趁护卫队装药之时,李忠良和野鸽子几步上前,夺了护卫队员的猎枪,冲锋枪

指着两个人的脑袋,另两个游击队员上前,用绳子把那两个队员绑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其余七八个队员听到枪响后拿着棍棒猎枪赶到刘鳌海家门口,游击队员看见七八个后生拿着工具,拉响枪栓,枪口全部对准了护卫队员,护卫队员一看情形全傻眼了,一个队员看见情形不对,赶忙扔下棍棒,抽身开溜,跑到留警巡缉队报信。

陆野说:“护卫队的弟兄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我们知道护卫队刚刚成立,你们是被地主老财欺骗了,他们享受的是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创造的劳动成果被他们剥削走,反过来再保护他们。你们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赶快放下手里的武器,各自散去,我们既往不咎,如要反抗,我们手里的枪可不是吃素的。”

七八个护卫队瞅见大门口放着两支猎枪,料知那两支猎枪已被游击队收缴,另外两个拿猎枪的嘴里嘟囔着:“上了刘鳌海的当了,老子们不干了。”

队长刘卫军高喊:“游击队的长官,我们不干了,现在就缴枪。”刘卫军说罢,和另一个队员刘谋新手提猎枪,走到大门口,猎枪立在门口。刘卫军见其余五六个人仍然手拿棍棒呆呆地站着不动,大声呵斥道:“还不主动放下棍棒,等待着让游击队收拾你们。”

刘卫军一呵斥,五六个人也拿着棍棒放到大门口,退了出来,各自散去。刘卫军和刘谋新也欲退走,陆野喊:“你们两先留下,一会还有事需要你们去做。”

自卫队的事情得到解决,陆野带着游击队进了刘鳌海的家。刘鳌海盘膝打坐,坐在炕桌前独自吃烟。陆野问:“刘财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你大概也知晓我们来你家的目的吧?”

刘鳌海眼皮耷拉着说:“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我又不是你们肚里的蛔虫,哪能晓得。”

“据说你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坏事做尽,恶事做绝,群众骂声不断,难道你不长耳朵?”

“我听到的和你听到的不一样,人们不至于那样恨我。”

“听说你开当铺,放高利贷,盘剥了好多百姓钱财,今天来就是让你把盘剥百姓的钱财吐出来。”

“钱财没有,粮食还有点,如果你们要,拿上三五百斤。”

野鸽子拿着枪在刘鳌海头上点了点说:“刘财主,你也太小瞧人了。难道我们是三五百斤粮食的主户?”

野鸽子手枪口在刘鳌海头上杵了杵,呵呵笑着说:“你说没有银钱,难道这些年挣得钱全赌博输了?”

刘鳌海缩了缩脖子说:“我既不赌博,又不吃洋烟,阎长官的禁令刘某严格遵守。你们也晓得,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哪能挣下银钱。”

野鸽子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可是周围出了名的恶霸财主,银钱分明是藏了起来。要我说,你还是乖乖地把银钱交出来,免得自己皮肉受苦。”